

金涛

月光岛



月光岛

金 涛 著

地 质 出 版 社

月 光 岛
金 涛 著

*

地质部书刊编辑室编辑

责任编辑：叶冰如

地质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西四）

沧州地区印刷厂印刷

（沧州市西环路26号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·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开本：787×1092¹/₃₂印张：4¹³/₁₆字数：100,000

1981年3月北京第一版·1981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1—65,280册·定价0.48元

统一书号：10038·新4

目 录

月光岛.....	(1)
沼地上的木屋.....	(62)
后记.....	(149)

月光岛

啊，月光岛，
你美丽而又荒凉，
想到你啊，
我永世难忘又无限悲伤……

—

初秋的一个黄昏，落日余晖在大海的胸膛上披上了一件五彩斑斓的美丽罩衣，这时，有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默默地沿着一级级的石条磴道，向月光岩的顶上攀去。他走得很快，不时地连蹦带跳，象只惯于攀山登岩的羚羊。很快，四百多级石头台阶甩在他的背后了。他在山顶上喘了口气，钻进一座高高耸立在月光岩上的灯塔。不大一会功夫，一道白光从灯塔顶部的玻璃窗孔迸射出来，在渐渐变得黯淡的海面和暮色升起的天空弥散开来，预告着黑夜来临了。

这个年轻人走出灯塔，伫立在离灯塔不远的悬崖边缘。他眯缝着眼睛，向落日沉没的远方凝视了很久。从那灼热的目光和一双紧闭的嘴唇，可以看出他似乎在期待什么。然而在视线所及的海面上，除了十几只在苍茫暮色中鼓噪的信天翁，成双结队地在悬崖下的海滩附近徘徊，海上，空无一物。不一会儿，最后一抹玫瑰色的晚霞余晖也从天际消失了。浓郁的夜色象薄

雾一样，从黝暗无光的海面升腾，迅速扩散到海岛上空，把一切都遮盖起来。年轻人这才失望地掉转头，从天际收回了视线，快快而返了。

他沿原路走下月光岩，回到他住的屋子。这是一幢临近海边的、用就地取材的石块砌成的简陋石屋。他心烦意乱地闷坐在黑洞洞的房里，电灯也忘记拧开，陷入深沉的思索中……

他叫梅生，四年前，从东南海洋大学海洋生物化学系毕业。这个当年全校数一数二的高材生，按理说，该是海洋科学院或者别的什么研究机构最合适的人选。可是生活偏偏喜欢捉弄人，和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。毕业那年夏天，一场比十二级台风还要猛烈千百倍的政治风暴，从东到西，从北向南，汪洋恣肆地席卷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。风狂雨猛，浊浪排空。风暴所及之处，科学的殿堂倾圮坍塌，实验室的仪器、器皿击成碎片，那些凝集了科学家心血的研究课题，被冲天的海啸顿时吞噬……。梅生这个毫无生活阅历的年轻大学生，象初次出海的水手，驾着一叶四处漏水的独木舟，在狂风恶浪中挣扎，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。不过比起和他同时代的青年人，他毕竟幸运得多。就在他惊魂未定时，不知来自何方的一股洋流推动他的小舟，把他送到荒凉的月光岛上，从此他开始了灯塔管理员的生活。

他确实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。他是个孤儿，从小失去双亲，也没有一个兄弟姐妹，是人民用乳汁把他哺养成人的。在旁人的眼里看来，月光岛上灯塔管理员的工作，比起囚犯好不了多少，这里缺乏起码的物质生活 and 文化娱乐，唯一和世界联系的，是每隔半个月航运局给他送来粮食蔬菜的运输船；然而奇怪得很，他却深深爱上了荒凉的月光岛，也很满意分配他干的这个工作。

他是个天生喜欢和大自然为伍的人。刚来那些日子，他简直象个头一回逛动物园的孩子，成天在岛屿周围，在丛林密集的山岩，在洁白如银的沙滩跑个不停。他不知什么是疲倦，一会儿象条梭鱼划开碧蓝碧蓝的海水，遨游在绚丽多采的海底；一会儿象只懒洋洋的海豹，仰卧在灼热的沙滩上，让热带的阳光，炙烤着他那一身古铜色的、充满青春活力的皮肤。他还化了整整一个来月的时间，测勘了岛屿的地形，不止一次钻进藤蔓缠绕、难于涉足的热带丛林。他不仅仅是出于好奇，而是要对自己将要长期定居的环境作了一番认真的科学调查。他学过地质，月光岩裸露的岩层和海边礁石，瞒不过他一双敏锐的眼睛。他把调查结果详详细细地写入他的笔记：

“月光岛——多么动听的名字！——是更新世一次海底火山爆发的产物，从岛上火山堆积物（主要成分是玄武岩）的结构和层次判断，它露出海面的时间不超过五万年。岛上的制高点、那座突兀高峻的月光岩海拔高度一百七十二点四米，是当初喷吐熔岩的火山锥。

岛屿面积为零点九五平方公里，距陆地最近距离为十一、五七浬。植物种属估计近百种，主要为桃金娘科、棕榈科、兰科、大戟科、番石榴科。动物种属不详，待查。

岛上灯塔根据建筑标记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海军东亚舰队七十五军团所建。

全岛共有居民三十六人，岛屿西部有一座渔村，渔民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。他们是什么时候迁入月光岛的，没有人知道。最令人费解的是，渔村没有小孩，一个也没有，只有二十五个男人，十个女人，也许是由于这里环境艰苦，他们把孩子们安置在别的什么地方，但也无从证实。至于海岛东部，唯一的居民是灯塔管理员……”

不过，年轻的大学生安心在月光岛上生活还另有原因。他并不是那种性情孤僻、离群索居的人。在大学，他活泼、热情的性格就赢得同学们的好感。他是足球场上一名能攻善守的中锋，航海俱乐部的每次舢板竞赛少不了这员猛将。新年联欢晚会，他那浑厚优美的男低音，常常打动了姑娘们的心弦。然而在另外的场合，比如在本生灯冒蓝色火舌的实验室，埋头化学实验的梅生却判若二人。他勤奋刻苦，一丝不苟，深得生物化学家孟凡凯教授的垂青和赏识。他的毕业论文便是孟教授直接指导下进行的，说得准确一些，这是他们师生合作的一项科研课题。不幸的是，这项重大的科研项目刚进入实验阶段，孟教授在一次意想不到的事件中身陷囹圄，下落至今不明；接着梅生离开大学，来到了几乎与世隔绝的孤岛。

气象学家发现，盛行在南中国海和孟加拉湾的台风，有个极为有趣的现象：台风中心，有个台风眼。尽管台风经过的地方是遮天蔽日的狂风暴雨，小小的台风眼却别有风光，依然是风平浪静，天晴日朗。在风狂雨骤的那些年月，月光岛正是这样一个平静的台风眼。

梅生始终没有忘记他和孟教授合作的课题。他打心眼里爱上了“台风眼”，爱上了这里的宁静和自由。的确，没有人愿意涉足这儿来过问他的工作，似乎也没有人注意他这个游离在风暴之外的漏网之鱼。他虽然失去了朋友，失去了爱情，失去了他这般年龄应该享受的一切，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，可以继续从事他醉心的试验。他在卧室隔壁一间堆放杂物的贮藏室里，精心布置了一间简陋不过的实验室。几块木板钉成的操作台，大大小小的瓶瓶罐罐，就是他的全部设备。月光岛种类繁多的鸟兽虫鱼，为他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试验材料。四年的光阴就这样流逝了，他忘情地从事这项课题的对比试验，积累了将

近一千页的实验记录。他朦胧地意识到，一个惊人的结论，象黎明的曙光在这间蓬壁包围的陋室里快要诞生了。

但是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试验被迫中断了，整整中断了半个月。梅生想起这些就有些恼火，白白浪费了十五天的宝贵光阴。

他很容易逮住了一只活蹦乱跳的金丝猴，那是半个月前发生的事。那天傍晚，他照例点亮灯塔，信步走下月光岩。当他走到离屋子只有十来步远的地方，忽然听见房里一阵嗦嗦响动。起初他以为是讨厌的耗子出了洞，可是不对，一道金黄色的闪光在眼前一晃，象是有什么东西从床上窜上了桌子。他蓦地想起桌上有一盘刚摘的香蕉，也许哪个林中的小馋鬼闻到了香味，乘主人不在的功夫，偷偷溜了进来。想到这，梅生蹑手蹑足走到窗前，猛地关上了窗户。

嗨，他万万没想到，自投罗网的竟是一只名贵极了的金丝猴。他高兴得喘不过气来，小心翼翼地把这个毛茸茸的小馋鬼关进了铁笼。一个成熟的念头在他的头脑里油然而生，他决定在这只难以觅求的灵长目高等动物身上，进行一次难度最大的试验。他记得有一次，孟教授用低沉的声调对他说：“记住，我们的最终目的，是揭开人类死亡之谜。一切动物的试验，都不能代替人体本身的试验。因此，我们全部的困难恰恰在于这点，因为我们很难实现人体的试验，这不仅要冒极大的风险，而且是科学所不允许的。”

“那该怎么办？”他询问老师。

“我想，如果能用灵长目动物作为试验材料，我们至少可以接近真理一步，”孟教授深凹的眼窝里，闪动智慧的光芒：

“这样的话，我准备下一步请你在我的身体上作最后一个对比试验，我相信我们的结论是正确的！”

“你……用你的身体？”梅生几乎惊叫起来。

“为什么不可以呢？每个献身科学的人，都应该随时有这种准备，”孟教授的嘴角浮现一丝自信的微笑，接着他问自己的学生，谈起人类历史上许多献身科学的大无畏的勇士，他讲到布鲁诺、富兰克林、居里夫人、塞尔维特……

孟教授的谈话对年轻的大学生印象太深了。为了做好这次试验，他花了几个通宵，拟定了试验方案，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意外，都制定了应急措施。当他环顾井井有条的试验室，看见铺着白床单的解剖台和擦得锃亮的七拼八凑的手术器械，他仿佛又置身在大学的试验室里了。

他把手伸进铁笼子里，安慰忐忑不安的金丝猴：“别怕，小家伙，一点都不疼……”仿佛这只小动物真懂他的话似的。

接着，他走向屋角的一只木柜，那是贮存化学药品及各种试剂的专柜。他兴冲冲地拉开柜门，蓦地，他的手象被什么螫了一下，很快缩了回来。他气恼地把门“砰”地一声关上，颓然地倒在椅子上。糟糕透了，试验必不可少的药品全部用光。甭说一只金丝猴，连解剖一只苍蝇也远远不够。他只好放下试验，掏出全部积蓄，给出海的渔民开了一张详细的、满是拉丁文的购货清单……

此刻，他的脑子里，仍在默默盘算渔轮返回的日期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一弯新月从月光岩的顶端冉冉升起。水银似的月光穿过窗前一株棕榈的扇形树冠，斑斑点点泻在床前的地板上。潮水也上涨了，喧嚣的海潮自远而近，在窗脚的礁石上轰然作响，仿佛憋足了气力要掀掉屹立在嶙峋上的石屋。金丝猴似乎受到了惊吓，发出吱吱的叫唤声。

“别闹，烦死了！”梅生嘟囔着，伸手打开电灯。他取下墙上挂着的一件夹克，打算到东海岸的渔村，探听一下渔轮的

确切消息。就在这时，窗外传来他盼望已久的喊声：“梅生——”

梅生撂下衣服，敏捷地奔到窗前，探头向外张望。

朦胧的月光下，一艘黑乎乎的船体，贴着窗下的石壁缓缓移动，象一只甲虫在波光闪烁着的海面上划出一条长长的、清晰的曲线。船上有人高声唤道：“喂，快来！”

不错，是他们！梅生含糊地应了一句，兴奋地拔腿跑去。他听得很真，喊他的是那个浑号叫海狼的老渔夫。他飞也似地跳下门前的石阶，沿着坎坷不平的岩岸向前奔去。

渔轮乘着涌进海湾的潮水，在几株棕榈树的阴影里靠了岸。它熄了火，象跑累的牲口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，浑身颤抖。梅生的脚步渐渐放慢了。他有些纳闷，往日，海狼老爹总是把船只停泊在渔村那边，然后打发个人把东西给他捎来。可是，今天是什么风把他吹来了呢？……他来不及细想，海狼老爹已经迎上前来，把一只方方正正，还用绳子捆得挺结实的纸箱塞在他的手里。

“给你，”他嘟哝着说，“这玩艺真不好买，跑了好几家都说没货，最后还是托我的表弟，到化工仓库里把药品配齐的……”

梅生接过纸箱，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，忙不迭地道谢。

“谢什么！”海狼老爹皱着眉头吼了起来：“以后少说这些见外的话，我不爱听！”

梅生尴尬地笑笑，搭讪了几句闲话，接着亲热地拉着他的胳膊。“老爹，坐一会儿吧，还有大半瓶五加皮。外面最近有些什么新闻，给我讲讲……”

梅生说到这儿，嘎然而止。他发觉海狼老爹对他的盛情邀请，反映极为冷淡。老渔夫忧心忡忡，两手对搓，面部的表情在月光的映照下显得分外严峻。
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梅生不安地问。“难道渔船在海上出了事故，是不是那个渔民遇难了……”他的脑子里闪电似地胡思乱想着。

海狼老爹吞吞吐吐，他的一双忧郁的眼睛，在对方充满惊骇的脸上，足足打量了好几分钟。梅生见他嘴唇嗫嚅着，象是要说什么似的，可是他的话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，接着默默地朝亮着灯光的房子走去。

“老爹，你是怎么啦？”梅生紧跑了几步，和海狼老爹前后脚走进房内。

海狼老爹拖来一张凳子，坐在靠窗口不远的地方，慢吞吞地掏出烟斗。当他划着火柴，突然地站起来走到过道里，朝那间“实验室”瞅了一眼。梅生正待开口询问，海狼老爹扭过头问道：“我想打听件事情，梅生，你实话告诉我，你的那个把死鱼救活的办法，究竟能不能救……救人？”听得出来，他的声音微微有些颤抖，显然他说这番话是经历了一番斗争的。

梅生越发感到莫名其妙了。呆了半晌，他的嘴里才断断续续地冒出几个字：“谁？到……底……是谁？”

海狼老爹见他脸色骤变，连忙向他说明：“你别紧张，不是我们这儿的人。”没等梅生开口，他又急迫地问：“到底行不行？”

梅生的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，他如释重担地舒了口气，一屁股坐在床沿上，眨眨眼睛，思忖着该怎样回答海狼老爹提出的问题。他十分为难，在这个孤岛上，只有海狼老爹一个人知道他的试验，那是一次无意中被他发现的。不过能不能把死人救活，他没有试验过，这些深奥的道理，他也无法三言两语向海狼老爹讲清楚。他用手挠挠头，面有难色地道：“老爹，不瞒您说，医生不见病人是无法开方下药的，你叫我怎么说呢？”

海狼老爹对这样的回答有些失望，他一时没有作声，低着头猛吸了几口烟。过了片刻，他磕掉烟斗中的灰烬，终于把事情的原委说了出来。

“是这么回事。天刚黑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已经看见了月光岛模模糊糊的轮廓，估计距离月光岛顶多只有十几里光景。这时忽然在渔船的左前方，出现一片刀鱼群，密密麻麻，连海水都变了色。你知道，我们当然不肯轻易放过这个送上门的好机会，再说船舱还空着一半哩。于是我们围着这片海区兜了个大弯，足足忙了两个多钟头。等我们收完网具，满载而归，月亮已经升得老高老高了。”

海狼老爹把凳子向梅生这边挪近些，低声说：“事情怪就怪在这儿。渔船靠了岸，伙计们一个个走光了。我瞅着你这箱药品，知道你等着要用，决定先上你这儿来，顺便带几条新鲜鱼给你尝尝鲜。我扒开甲板舱口的铁盖，猫着腰把胳膊伸了进去。嗨，好凉，鱼群裹着一块块人工冰哩。我用手在舱里东摸一把，西抓一把，里面漆黑一团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忽然我的手摸着一个软绵绵的东西。

‘噢，这是个啥玩意？’我心里顶纳闷，这不象海蜇，也不是乌贼，细长细长，还顶软和，我索性俯下上半截身体，把脑袋伸进舱口，顺着那个柔软的东西往前摸了过去。

“大约摸了几分钟，天呐，我突然象触电似地跳了起来。后脑勺刚巧磕在铁绞盘的铁把上，痛得我呲牙咧嘴，我顾不得许多，撒开腿跑进了驾驶室，把门紧紧关上了……”

梅生见海狼老爹说的绘声绘色，叫人心里发毛，忍不住问道：“到底摸了什么？”

海狼老爹一双惊恐的眼睛睁得老大，他向左右瞥了一眼，然后贴近梅生的耳朵，悄悄地说了几个字。海狼老爹的话刚说

完，梅生腾地从床上蹦起来，大惊失色地说：“你真的看清楚了吗？”

“这还有假，回来我又打着电筒凑到跟前仔细瞅了瞅，的确确是一具尸体，而且还是个女人！”

“女人？”梅生不由地惊叫起来。

“嗯，不信，你自己去看看嘛！”

“在哪儿？”梅生气喘吁吁地问。

“就在门外，船上呀！”

“嘿，你怎么不早说，快带我去看看呀！”

几分钟后，这一老一少象一阵旋风似地跑到船上。这时月亮从一团薄絮般的云彩中钻出，似乎也在好奇地窥视着渔轮上发生的一幕人间喜剧。

梅生的脸色苍白，神情紧张极了。他弓着腰，壮着胆子钻进了敞着口的，寒气逼人的冷藏舱。过了一会，抱出了一具尸体，海狼老爹在一旁搀扶，帮着他爬上甲板。梅生小心翼翼地托住尸体，转过身来，刚巧，淡淡的月光迎面而来，把尸体的面部和全身照得清晰极了。在这一瞬间，梅生和海狼老爹异口同声地惊叫起来：“呀！”

他们看得再清楚不过了：纠缠粘连的乌黑长发，清秀瘦削的面容，紧贴身体的单薄的连衣裙，裸露的脚踝和浅黄色的人造丝袜……原来死者是个只有十八九岁的少女！

他们默默对视了一眼，谁也不想开口。真的，有什么可说的呢。这个二十七岁的青年人和那个比他年岁大一倍还多的老渔夫，胸口都感到郁闷，似乎有一团烈火在里面奔突。他们当然不知道这位不幸的少女的身世和死因，也没有学会用世俗的天平称量称量他们的举动可能带来的后果。海狼老爹只觉得鼻子一阵酸楚，苦涩的泪水在他那被海风吹得红肿的眼眶里直打

转转。他用象锉刀似粗糙的手掌，温存地抚摸着那只没有知觉的、苍白的、纤细的手指，喃喃地说：“可怜，真是造孽啊……”

怀里抱着尸体的梅生脸色变得铁青，阴沉的目光默默地凝视着万籁俱寂的海面。他神情有些恍惚，这突如其来的悲惨景象使他的心房隐隐作痛。他希望这不过是一场噩梦，一种幻觉，等一会就将从眼前消失：大海，渔船，连同这具少女的尸体。他直觉地判断，死者肯定不象失足落水的，从他的衣著、脸部表情都可以看出。但是，她是谁，这样的青春妙龄，一朵含苞吐艳的鲜花，为什么要走上这条绝路？谁也无法回答。梅生捧着这具尸体暗自思忖：“怎么办？把她重新抛到大海里葬身鱼腹，然后从地球上永远消失，不留一丝痕迹呢？还是……”

“你倒是说话呀？”海狼老爹见梅生痴呆的神情，用胳膊肘捅了他一下，焦虑地问。

“嗯”，梅生从冥想中惊醒过来，看了一眼怀里的尸体，他觉得死者象是睡着了似的，心里不禁一动。

“你没有告诉别人吧？！”他向尸体呶了呶嘴。

海狼老爹会意地眨眨眼睛，答道：“除了你我，只有它知道。”他手指着头顶上的明月。

“试试看吧！”梅生咬着嘴唇，费了很大气力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。他突然感觉到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鞭策他，激励他，推动他。他把这具无名尸体，郑重地贴在他那温暖的胸膛上，象是从大海里拾到人间遗弃的珍宝，大踏步朝石屋走去。

月光如水，在他们身后不远的丛林里，突然传来一声猿猴的哀鸣，声音悲凉而凄惶……

二

传说月亮和潮汐是一对热恋的情人，它们每月定期约会，

诉说衷情。每当一轮皎洁的圆月在天际露出她那晶莹美丽的脸庞，这时潮汐再也抑制不住澎湃的激情，兴奋地向它的情人扑了过去……

这天，月亮和潮汐又相会了。海湾里潮流激荡，奔腾，白花花的大浪在嶙峋的礁石上跳跃，欢笑，发出声震如雷的喊声……

但是，“实验室”里却静悄无声，唯有房顶一盏一百支光的大灯泡发出耀眼的光芒，比往常任何时候都显得格外明亮。不知从什么时候，梅生迷迷糊糊瞌上了眼皮，他头枕着胳膊，靠在操作台的边沿上睡着了。

在这间充满静谧气氛的房里，一切都归入沉寂。就象经过一番鏖战的战场，疲惫不堪的士兵和衣倒在掩体内，大炮和机关枪暂时也保持沉默。不过如果留心观察的话，在这个悄无声息的小小空间里，科学和死神的搏斗正处在短兵相接的决战阶段，整个战役的胜败也许即刻就要揭晓了。

靠墙临时用木板搭成的一张单人床上，雪白的床单严严实实掩盖了一切，只是在上端露出毫无血色的半张脸，既无从窥视她的面容，也无法判断那里是否存在真实的生命。床头捆着一根指头粗细的竹竿，吊着一只透明玻璃瓶，一滴滴淡黄的液体从里面渗了出来，顺着—根细长的橡皮管，伸进了白色的床单。

静，从未有过的安静。不过，倘若留神聆听，隐隐约约的还有一阵阵酷似春雨扣窗的沙沙声，这声音来自操作台上，低微得令人难以觉察。

那是一口大玻璃缸，透明的玻璃盖下，成百上千的蚂蝗蠕动着。形象丑恶，面目可憎，没有比这更令人可怕了。这些自然界的吸血鬼挤成一团，象泥鳅似地翻来复去，企图逃出束缚

它们的小小空间，不过玻璃盖扣得那么严实，它们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。它们攀爬，挣扎，互相践踏，不断从口腔里分泌出淡黄色的汁液，这种液汁和床头悬吊的玻璃瓶内的液体何其相似。轻微的沙声便是从这里出来的。

这里进行的试验，神秘极了，令人百思不解。也许只有梅生一个人才能解释。可是他实在太辛苦，太疲倦了。整整一个星期，他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。他的全副心思完全集中在抢救这个死去的女子，他竭尽全力，把他的知识，他的智慧，还有他和孟教授合作研究的成果，一点不剩地用上了，可是结果究竟如何，他心里没有十分把握……

为了不打扰试验，海狼老爹尽量不上这边来。但是老渔夫实在难于控制自己，时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跑来探听消息。这天黎明出海之前，他又在窗下出现了。

“怎么样？有希望吗？”他踮起脚尖问道。

梅生打着哈欠，眼睛通红，又是一夜未睡。

他的神情有些焦躁不安，他比任何时候都清楚，情况并不乐观。虽然经过他的努力，这个被死神夺走的女子，在第二天清晨，心脏就重新起搏，体温开始明显回升，肌体的肤色也由于血液通畅出现淡淡的血色，可是他并没有消除内心的疑虑。过去在许多动物身上作过的试验提醒他，这往往是死神耍弄的骗人花招。果然，他的估计不错。第四天清晨，女子的情况急剧恶化，她的呼吸变得非常微弱，滚烫的额头象烧红的炭火。梅生清楚地了解，在这个性命攸关的时刻，只要高烧不退，全部努力将会溃于一旦，残忍的死神仍会再次夺走这个不幸的女子的生命。不过他没有把这些告诉海狼老爹，也许是不想过于使老人失望，或者是他还不甘心在死神的威力下退却，他勉强地微笑着，对即将出海的老渔夫说：“你放心吧，我是不达到